

中国古代军事理论选集

吳子譯注

初稿

吳子譯注

1313224/01

中国古代军事理论选集吴子译注

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古代兵法译注组编

*

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出版局出版发行

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零一工厂印刷

*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• 印张 1 张 • 字数 17,000

1965 年 10 月第一版(北京)

1965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目 录

說明.....	1
吳子譯注卷上 圖國第一.....	3
料敵第二.....	11
治兵第三.....	18
吳子譯注卷下 論將第四.....	24
應變第五.....	29
勵士第六.....	36
附：改用字对照表.....	39

說 明

一、我国古代兵书，文字比較难懂。为了便于讀者批判地吸收其中有益的东西，使历代軍事著作不致失傳，我們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精神和古为今用的目的，选择了一些較有代表性的古代兵书校点譯注出来，供我軍干部学习軍事理論参考。現已完成《吳子譯注》初稿。为了提高质量，特将初稿印发，征求意见，以便进一步加工修改。

二、《吳子》的作者和成书年代，尽管历代学者說法不一，但我們认为該书的内容基本上总结了战国初期的战争經驗。全书分为图国、料敌、治兵、論将、应变、勵士六篇。有关治国統軍、战争基本观点、以及兵法原則等方面的論述，在古代兵法著作中是比較完整和具体的。《吳子》产生在我国封建社会初期，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一部兵书，它反映着封建地主阶级上升时期的軍事思想，但是由于作者阶级和历史的局限，也存在着一些不好的内容。如“告于祖廟，啓于元龜”的迷信色彩和“得之国强，去之国亡”的过分強調将帅个人作用及“不从令者誅”的严刑峻法主張等。希望讀者本着毛主席“学习我們的历史遗产，用馬克思主义的方法給以批判的总结”（《毛澤东选集》第2卷第496頁）的教导进行閱讀。

三、本书原文以《續古逸丛书》中影印《宋本武經七书》里的《吳子》为底本。对底本上已經发现的錯、衍、脫、誤，我們参照《武經七书讲义》和《武經七书汇解》中的《吳子》原文进行了校改，并注出了校語。为了便利讀者，本书原文使用比較通行的繁体字。对于一些异体字，我們基本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、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5年12月22日发布的《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》作了改正；在該表中沒有包括的一些异体字，也选择比較通行的繁体字

进行了改正，并在书后附有《改用字对照表》。我们认为的一些通假字，未作改动，但加注释，如注明“陳，同陣”等。我们认为的一些与今不同的刻写体，也用比较通行的繁体字酌情作了改正，但未注释，如“美”改为“美”等。译文和注释，使用印刷上已经通行的简化字。

四、译文以直译为主，尽量在不失原意并保持原来风格的基础上，求得通顺生动。由于原文词语简略，译文中有时需要加些补充词语。这些词语，除虚词外，一般都外加方括弧〔 〕作标志。凡是难以译出的某些当时特有的词语（如“百姓”、“萬民”），和一些高度概括的抽象名词（如“道”、“德”、“柔”、“剛”），以及现在人们已经熟悉了的成语警句（如“以佚待勞”）和需要告诉读者加以批判的某些词语，在不译的时候，一般都外加引号作标志。这些词语，有的加注，有的不注。

五、注释力求简明扼要。凡是已经明白译出的词语，一律不注。注释内容主要包括：必要的历史知识、典故出处、地理沿革、礼俗习惯、名物制度和一些生僻字音及没有译出的词语。有的词语虽然已经译出，但是所采用的只是它的近义或引申义。这些词语，也加注释。

六、本书在译注过程中，承蒙中华书局哲学史组的同志及南京大学、南京师范学院的教授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。我们谨在这里表示感谢。

七、在进行这一工作时，我们力图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，运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，来分析批判《吳子》一书的阶级实质，同时，本着少而精的原则，把它译注出来。但由于我们的毛泽东思想水平不高和历史知识欠缺，所以缺点错误，在所难免，希望同志们提出意见，以便改正。

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古代兵法译注组
军事学院

1965年8月1日

吳子譯注卷上

圖國第一

1. 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①。

文侯曰：“寡人不好軍旅之事。”

起曰：“臣以見②占隱，以往察來，主君何言與心違。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，掩以朱漆，畫以丹青③，爍以犀象。冬日衣之則不溫，夏日衣之則不涼。爲長戟二丈四尺，短戟一丈二尺。革車奄④戶，縵⑤輪籠轂⑥，觀之于目則不麗，乘之以田⑦則不輕，不識主君安用此也。若以備進戰退守，而不求能用者，譬猶伏鷄之搏狸、乳犬之犯虎，雖有鬥心，隨之死矣。昔承桑氏⑧之君，修德廢武，以滅其國。有扈氏⑨之君，恃衆好勇，以喪其社稷⑩。明主鑒茲，必內修文德⑪，外治武備。故當敵而不進，無逮于義矣；僵屍而哀之，無逮于仁矣。”

于是文侯身自布席，夫人捧觴，醺⑫吳起于廟，立爲大將，守西河⑬。與諸侯大戰七十六，全勝六十四，餘則鈞⑭解。闢土四面，拓地千里，皆起之功也。

【譯文】 吳起穿着儒家的服装，以用兵的方法进見魏文侯。

文侯說：“我不喜好談論軍事問題。”

吳起說：“我从显露的判断隐藏的，从过去的观察将来的，主君为什么口里讲的与心里想的不一致呢。现在主君一年到头叫人杀兽剥皮，涂上紅漆，画上顏色，烙上犀牛和象。若用来做衣服，冬天穿着不暖，夏天穿着不凉。制造长戟达二丈四尺，短戟达一丈二尺。把战車的門戶掩蔽起来，把車輪車轂保护起来，看起来不美丽，用来打猎不輕便，不知主君将作何用。若用来准备进攻或防守而不寻求能运用它的人，犹如孵雛的母鸡和野猫搏斗、喂乳的母狗 触犯 老虎，虽有斗心，〔但因力量不足，〕必然死亡。从前承桑氏的国君只讲文德而廢弛武备，因而亡国。有扈氏的国君由于仗恃兵多而好战，也丧失国家。賢明的君主有鉴于此，必对内修明文德，对外做好武备。所以当敌人来侵而不应战，这够不上‘义’；看見〔被敌杀害的〕尸体而哀伤，这够不上‘仁’。”

于是魏文侯亲自設席，夫人捧酒器，宴請吳起于祖庙，并任命吳起为大将，主持西河防务。吳起与各諸侯国大战七十六次，全胜六十四次，其余未分勝負。魏国四面領土扩大千里，全是吳起的功績。

【注釋】①魏文侯，战国时魏国的建立者，姓姬，名斯，公元前446—396年在位。②見，同現。③丹，赤色。青，青色。丹青，指各种顏色。④奄，同掩。⑤縵，màn(慢)。⑥轂，gǔ(谷)，車輪中間的圓木，其中心有圓孔，用来貫車軸。⑦田，同畝(tián田)。⑧承桑氏，傳說是神農时的部落之一。⑨有扈氏，夏禹时的部落之一。⑩社稷，旧时国家的代称。⑪文德，指旧时好的政治。⑫醺，jiào(叫)，主人向宾客敬酒，不要宾客回敬称醺。⑬西河，在黄河以西、洛水以东，今陕西省大荔县以东地区。⑭鉤，同均。

2. 吳子曰：“昔之圖國家者，必先教百姓①而親萬民①。有四不和：不和于國，不可以出軍；

不和于軍，不可以出陳^②；不和于陳^②，不可以進戰；不和于戰，不可以決勝。是以有道之主，將用其民，先和而造大事^③。不敢信其私謀，必告于祖廟，啓于元龜^④，參之天時，吉乃後舉。民知君之愛其命，惜其死，若此之至，而與之臨難，則士以進^⑤死爲榮，退生爲辱矣。”

【譯文】 吳起說：“从前想治好国家的君主，必先教育‘百姓’而亲近‘万民’。有四种不和的情况：国内意志不统一，不可以出兵；军队内部不团结，不可以上陣；临陣行动不一致，不可以进战；战斗动作不协调，不能取得胜利。因此开明的君主，将要用他的民众的时候，必先搞好团结而后才能进行战争。〔国君还〕不敢相信其计谋的正确，必祭告于祖庙，启求于‘元龟’，观察天时，吉利后才行动。民众知道国君爱护他们的生命，怜惜他们的死亡，如此慎重，再叫他们去打仗，就会以前进效死为光荣，以后退偷生为耻辱。”

【注釋】 ①百姓，春秋前期的百姓是貴族的通称。萬民，也称黎民、庶民，即被統治階級。春秋后期起这两个名詞变为通用詞。②陳，同陣。③大事，指战争。④元龜，大龟，古人认为龟有神灵，用来占卜吉凶。⑤進，底本作盡，今从《武經七书讲义》作進。

3. 吳子曰：“夫道^①者，所以反^②本復始。義^③者，所以行事立功。謀^④者，所以違害就利。要^⑤者，所以保業守成。若行不合道，舉不合義，而處大居貴，患必及之。是以聖人綏之以道，理之以義，動之以禮^⑥，撫之以仁^⑦。此四德者，修之則興，廢之則衰。故成湯討桀而夏民喜悅，周武伐紂

而殷人不非。舉順天人，故能然矣。”

【譯文】 吳子說：“‘道’是用來恢復古代的太平局面的。‘義’是用來建業立功的。‘謀’是用來避害就利的。‘要’是用來確保事業的。如果所行不合於道理，所作不合於正義，而掌大權居高位，禍患必然臨頭，所以‘聖人’安定天下用‘道’，治理國家用‘義’，動用民眾用‘禮’，安撫民眾用‘仁’。這四項美德培養起來國家就興盛，廢棄了國家就衰亡。所以商湯討伐夏桀而夏朝的民眾就高興，周武討伐殷紂而殷朝的人們不反對，因為他們的行動是順乎天理合乎人情的，所以才能這樣。”

【注釋】 ①道，指當時人們所遵守的道德規範。②反，同返。③義，旧指正當的行為。④謀，謀略。⑤要，簡要，遵照已定的章法辦事的意。⑥禮，禮教，當時為鞏固社會秩序而制定的禮文條規和道德標準。⑦仁，仁愛。

4. 吳子曰：“凡制國治軍，必教之以禮，勵之以義，使有耻也。夫人有耻，在大足以戰，在小足以守矣。然戰勝易，守勝難。故曰，天下戰國，五勝者禍，四勝者弊，三勝者霸，二勝者王^①，一勝者帝。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，以亡者衆。”

【譯文】 吳子說：“凡治理國家和軍隊，必須用‘禮’教育人們，用‘義’勉勵人們，使人們懂得羞耻。人們懂得了羞耻，力量大就能戰，力量小就能守。然而戰勝敵人容易，保持勝利困難。所以說，天下好戰的國家，經過五次勝利戰爭的，會招來禍患；四次勝利戰爭的，會國力疲弊；三次勝利戰爭的，僅能稱霸；二次勝利戰爭的，可以稱王；一次勝利戰爭的，可以成就帝業。因此，靠多次勝利戰爭而取得天下的少，因而亡國的多。”

【注釋】 ①王，wàng(望)。

5. 吳子曰：“凡兵之所起者有五：一曰爭名，二曰爭利，三曰積惡^①，四曰內亂，五曰因饑。其名又有五：一曰義兵，二曰強兵，三曰剛兵，四曰暴兵，五曰逆兵。禁暴救亂曰義，恃衆以伐曰強，因怒興師曰剛，弃禮貪利曰暴，國亂人疲、舉事動衆曰逆。五者之服^②，各有其道，義必以禮服，強必以謙服，剛必以辭服，暴必以詐服，逆必以權服。”

【譯文】吳子說：“起兵的原因有五：一是爭名，二是爭利，三是積仇，四是內亂，五是飢荒。兵的名称也有五：一是義兵，二是強兵，三是剛兵，四是暴兵，五是逆兵。禁除暴行、挽救亂局的叫義兵，仗恃兵多以侵伐別國的叫強兵，因怒興師的叫剛兵，無禮貪利的叫暴兵，國亂民疲、興師動衆的叫逆兵。對付這五種兵各有不同的方法，對義兵必須用禮折服它，對強兵必須用謙讓降服它，對剛兵必須用嚴辭說服它，對暴兵必須用詐謀騙服它，對逆兵必須用權術制服它。”

【注釋】①積惡，底本作積德惡，疑多一德字，今從《武經七書講義》刪去。②服，底本作數，疑誤，今從《武經七書匯解》作服。

6. 武侯^①問曰：“願聞治兵、料人、^②固國之道。”

起對曰：“古之明王，必謹君臣之禮，飾上下之儀，安集吏民，順俗而教，簡募良材，以備不虞。昔齊桓^③募士五萬，以霸諸侯。晉文^④召爲前

行四萬，以獲其志。秦繆⑤置陷陳⑥三萬，以服鄰敵。故強國之君，必料其民。民有膽勇氣力者，聚爲一卒⑦。樂以進戰效力、以顯其忠勇者，聚爲一卒。能逾高超遠、輕足善走者，聚爲一卒。王臣失位而欲見⑧功于上者，聚爲一卒。棄城去守、欲除其醜者，聚爲一卒。此五者，軍之練銳也。有此三千人，內出可以決圍，外入可以屠城矣。”

【譯文】武侯問：“愿聞訓練軍隊、估量民力、巩固国家的道理。”

吳起答：“古時賢明的國君，必謹守君臣間的禮法，讲求上下間的儀容，使吏民各得其所，按照习俗进行教育，选募能干的人，以防不測。从前齊桓公招募勇士五万人，以称霸諸侯。晉文公編成前鋒部队四万人，以得志天下。秦穆公設置冲鋒陷陣部队三万人，以制服邻国。所以要使国家强盛的君主，必須估量民众的才能。把勇敢强壮的人，編为一队。把乐意效命显示忠勇的人，編为一队。把能攀高越远輕快善走的人，編为一队。把因罪丢官而想立功报效的人，編为一队。把曾弃守城市想洗刷耻辱的人，編为一队。这五队是軍中的精銳。有这样三千人，由內出击可以突破敌人的包圍，由外进攻可以摧毁敌人的城寨。”

【注釋】①武侯，魏文侯的儿子魏击。②料人，即料民，当时登記戶口叫料民。③齊桓，即齊桓公，春秋时齐國的國君，姓姜，名小白，公元前686—643年在位，是春秋时的第一个霸主。④晉文，即晉文公，春秋时晋國的國君，姓姬，名重耳，公元前636—628年在位，是春秋时的霸主之一。⑤秦繆，即秦穆公，春秋时秦國的國君，姓嬴，名任好，公元前660—621年在位，春秋时会称霸西戎。⑥陳，見第5頁第2条注③。⑦卒，古代軍隊編制的單位，泛指隊。⑧見，見第4頁第1条注②。

7. 武侯問曰：“願聞陳^① 必定、守必固、戰必勝之道。”

起對曰：“立見且可，豈直聞乎！君能使賢者居上，不肖者處下，則陳^① 已定矣。民安其田宅，親其有司，則守已固矣。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，則戰已勝矣。”

【譯文】 武侯說：“願聞陣勢必使穩定、守備必使堅固、作戰必使勝利的道理。”

吳起答：“立即見到都可以，那里只是听呢！主君能使賢德的人居于上位，不賢的人处于下位，陣勢就已經穩定了。民众安居乐业，亲敬其官吏，守备就已经巩固了。百姓都拥护自己的国君，而反对邻国，战争就已经胜利了。”

【注釋】 ①陳，見第5頁第2条注②。

8. 武侯嘗謀事，群臣莫能及，罷朝而有喜色。起進曰：“昔楚莊王^①嘗謀事，群臣莫能及，退朝而有憂色。申公^②問曰：‘君有憂色，何也？’曰：‘寡人聞之，世不絕聖，國不乏賢，能得其師者王，能得其友者霸。今寡人不才，而群臣莫及者，楚國其殆矣。’此楚莊王之所憂，而君說^③之，臣竊懼矣。”于是武侯有慚色。

【譯文】 武侯曾和群臣商議國事，群臣的見解都不如他，他退朝以后面有喜色。吳起進諫說：“从前楚庄王曾和群臣商議國事，退朝以后面有忧色。申公問：‘君主有忧色，为什么？’

楚庄王說：‘我聽說世上不會沒有聖人，國家不會缺少賢人，能得到他們做老師的，可以稱王，能得到他們做朋友的，可以稱霸。現在我沒有才能，而群臣還不如我，楚國真是危險了。’這是楚庄王所忧虑的，主君反而喜悅，臣私下不免忧惧。”于是武侯有慚愧的表示。

【注釋】①楚庄王，春秋時楚國的國君，姓芈mǐ(米)，名旅。公元前614—591年在位，春秋時霸主之一。②申公，即申叔時，楚國的大夫。③說，同悅。

料 敵 第 二^①

9. 武侯謂吳起曰：“今秦^②脅吾西，楚^③帶吾南，趙^④衝吾北，齊^⑤臨吾東，燕^⑥絕吾後，韓^⑦據吾前。六國兵四守，勢甚不便，憂此奈何？”

起對曰：“夫安國家之道，先戒爲寶。今君已戒，禍其遠矣。臣請論六國之俗：夫齊陳^⑧重而不堅，秦陳^⑧散而自鬥，楚陳^⑧整而不久，燕陳^⑧守而不走^⑨，三晉^⑩ 陳^⑧治而不用。

【譯文】武侯對吳起說：“今秦國威脅我西部，楚國緊接我南部，趙國衝着我北部，齊國監視我東部，燕國阻絕我後面，韓國盤據我前面。六國軍隊四面包圍着，形勢非常不利，我忧虑这一点，怎么办？”

吳起答：“保障國家安全的方法，先有戒備是最重要的。現在我君已有了戒備，禍害就不是迫在眉睫的了。請允許我分析六國的情況：齊國陣勢龐大但不堅固，秦國陣勢分散但能各自爲戰，楚國陣勢嚴整但不能持久，燕國陣勢能守但不善機動，三晉陣勢整齊但人不用命。

【注釋】①第9、10、11三條是武侯與吳起一次談話的內容。爲便於閱讀，按《武經七書匯解》分開譯注。②秦，戰國時強國之一，在今陝西省中部、甘肅省東南一帶地方。③楚，戰國時強國之一，在今湖北省全部、湖南、河南、安徽、江西等省各一部地方。④趙，戰國時強國之一，在今河北省東南部、山西省大部、河南省黃河以北地方。⑤齊，戰國時強國之一，在今山東省泰山以北、河北省西南等地方。⑥燕，戰國時強

国之一，在今河北省北部、山西省东北部及辽宁省。⑦韓，战国时强国之一，在今山西省东南部、河南省中部。⑧陳，見第5頁第2条注③。⑨走，跑，机动的意思。⑩三晉，公元前403年由晉国所分成的韓、趙、魏三个諸侯国。这里指韓、趙。

10. “夫齊性剛，其國富，君臣驕奢而簡于細民，其政寬而祿不均，一陳①兩心，前重後輕，故重而不堅。擊此之道，必三分之，獵其左右，脅而從之，其陳①可壞。秦性強，其地險，其政嚴，其賞罰信，其人不讓，皆有鬥心，故散而自戰。擊此之道，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，士貪于得而離其將，乘乖獵散，設伏投機，其將可取。楚性弱，其地廣，其政騷，其民疲，故整而不久。擊此之道，襲亂其屯，先奪其氣。輕進速退，弊而勞之，勿與戰爭，其軍可敗。燕性慤②，其民慎，好勇義，寡詐謀，故守而不走。擊此之道，觸而迫之，陵③而遠之，馳而後之，則上疑而下懼，謹④我車騎必避⑤之路，其將可虜。三晉者，中國也，其性和，其政平，其民疲于戰、習⑥于兵、輕其將、薄其祿，士無死志，故治而不用。擊此之道，阻⑦陳①而壓之，衆來則拒之，去則追之，以倦其師。

“此其勢也。

【譯文】“齊国人性情剛強，国家富足，君臣驕傲奢侈忽視民众多利益，政令松弛而待遇不均，一陣之中人心不齐，〔兵力部

署〕前重后輕，所以陣勢龐大但不堅固。打它的方法，必須把我軍區分為三部，各以一部打它左右側，以一部乘勢進攻，它的陣勢就可以攻破。秦國人性情強悍，地形險要，政令嚴格，賞罰有信，士卒臨陣不讓，皆有斗心，所以陣勢分散但能各自為戰。打它的方法，首先以利引誘它，當其士卒爭利而脫離其將領掌握時，就利用它的錯誤打擊其零散部隊，並設置伏兵乘机取勝，它的將領就可擒獲。楚國人性情柔弱，領土廣大，政令紊亂，民力疲困，所以陣勢雖然嚴整但不能持久。打它的方法，要襲擊它的駐地，先摧毀其士氣，然後突然前進或迅速后退，使敵疲于应付，不要和它決戰，這樣就可打垮它的軍隊。燕國人性情誠實謹慎，好勇尚義，很少用詐謀，所以陣勢能守但不善機動。打它的方法，一經接觸就壓迫它，進攻一下立即撤退而遠離它，或者奔襲其後方，這樣就會使其將領疑惑而屬下懼怕，同時秘密地將我車騎〔埋伏在敵人〕必退的道路上，它的將領就可被我俘虜。三晉是中原的國家，其民性和順，其政令公平，其民眾厭倦戰爭，鄙視當兵，輕視他的將領，不滿他的待遇，士無死志，所以陣勢雖然整齊但人不用命。打它的方法，依托陣勢壓制它，敵眾來攻就拒止它，敵眾退却就追擊它，用來疲勞它的軍隊。

“這是六國的大勢。

【注釋】①陳，見第5頁第2條注②。②慙，qué(确)。③陵，同凌。④謹，謹慎，秘密的意思。⑤避，迴避，退却的意思。⑥習，狎，鄙視的意思。⑦阻，恃，依托的意思。

11. “然則一軍之中，必有虎賁①之士；力輕扛鼎，足輕戎馬，搴旗斬將，必有能者。若此之等，選而別之，愛而貴之，是謂軍命。其有工用五兵②、材力健疾、志在吞敵者，必加其爵列，可以決勝。厚

其父母妻子，勸賞畏罰，此堅陳^③之士，可與持久。能審料此，可以擊倍。”

武侯曰：“善！”

【譯文】“但是，全軍之中，必有勇士；力气之大不以扛鼎为重，行动之快能追及战馬，夺取敌旗斩杀敌将，也必有能这样的人。象这些人物，必須选拔并区别他們，爱护并器重他們，这些人就是軍隊的命脉。凡有善于使用各种兵器、身强力壮、行动敏捷、志在灭敌的，一定要給他們不同的官爵，这就可以用来决胜。还必須优厚照顾其父母妻子，用奖賞勉励他們，用惩罚警誡他們，这样，就能使他們成为巩固陣势的勇士，可用以持久战斗。能够懂得和想到这些，就可以打败优势的敌人。”

武侯說：“〔你說得〕很好！”

【注釋】①賁，同奔。虎賁，象老虎奔走逐兽，是古时勇士的一种称号。②五兵，戈、矛（shū书）、戟、弓矢和酋矛五种兵器。③陳，見第5頁第2条注③。

12. 吳子曰：“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：一曰疾風大寒，早興寤遷^①，刊木濟水，不憚艱難；二曰盛夏炎熱，晏興無間，行驅饑渴，務于取遠；三曰師既淹久，糧食無有，百姓怨怒，妖祥數起，上不能止；四曰軍資既竭，薪芻既寡，天多陰雨，欲掠無所；五曰徒衆不多，水地不利，人馬疾疫，四鄰不至；六曰道遠日暮，士衆勞懼，倦而未食，解甲而息；七曰將薄吏輕，士卒不固，三軍^②數驚，師徒無助；八曰陳^③而未定，舍而未畢，行坂^④